

为改革强军书写精彩篇章

□徐贵祥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实现这个伟大事业,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两年后,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引用鲁迅的话“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强调“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正确认识文艺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努力繁荣发展军事文艺,将是我们长期的光荣使命。

文艺凝聚思想情感,照亮救亡图存的道路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看,文艺根植于人性,始终滋养着民族精神,特别是在军事活动中,起到了传播信仰、提升境界、凝聚情感、鼓舞士气的作用。

我军自成立那天起,就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建军的灵魂,而文化、文艺和文学,一直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优秀的文艺作品可以直接转化为战斗力。在革命之初,红军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与重视文艺工作有很大的关系。红军宣传队承载坚定理想信念、极具感染力的文艺活动,转化为克敌制胜的精神动力,是国民党军尤其是其他军阀部队难以望其项背的优势。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军方派遣20多名作家到中国战场,写出了一批所谓的战争文学作品,大肆赞美日本士兵的“勇敢”,丑化中国军民,粉饰日本侵华的本质,欺骗世界舆论。这些作家后来被日本军方洋洋得意地称为“笔部队”。与之对应,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1938年3月27日在武汉成立,他们高举抗日旗帜,形成了中国作家空前团结的局面。这期间他们创作出大量作品,用手中的笔来揭露敌人,极其有效地发动了民众。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作家田汉很快写了一部独幕话剧《乱钟》:事变发生的前夜,东北大学同学预感到战争即将爆发,向政府“请枪”抗日,遭到拒绝,大家义愤填膺,正要到兵工厂取枪,外面传来炮声,日军果然不宣而战,接着传来少帅不准抵抗的命令。在枪炮声中,学生悲愤地敲响了校钟,拿起武器,自发地组织了抵抗运动。

这个独幕剧以犀利的视角洞穿了日军的阴谋,赞扬了民众的爱国激情。流亡在上海的东北学生很快就把它搬上了舞台。“九·一八”事变仅几个月后,日本海军故伎重演,又在上海派出僧人闹事,企图嫁祸于中国民众,发动战争。有资料显示,就在东北大学学生在上海演出《乱钟》的时候,日军进攻闸北的枪声响了,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剧中的情节和现实的事件惊人地吻合。这些学生演员后来成立了抗日义勇军,配合十九路军抗战,功不可没。

回顾革命战争年代,那些家喻户晓的文艺作品,很多都是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极好教材。这些作品不知道影响了多少优秀中华儿女义无反顾地投身疆场、建功立业。

军事文艺塑造英雄品格,激励人们奋勇直前

什么是英雄?我认为,就是那些能够带领我们走出困境的人,给予我们希望的人。而在英雄的成长历程中,文艺起到了春风化雨的作用。这一点,我有着切身体会。

1979年春天,我刚刚参军不久,突然接到命令,准备到南方边境作战。那段时间天天晚上放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整个军营弥漫着浓郁的求战气息。军政治

部的文化处长雷河清到我们营蹲点。印象最深的是,雷处长给我们讲爱尔兰作家伏尼契的小说《牛虻》。作为革命者的亚瑟——牛虻被判处死刑,在刑场上谈笑风生,“孩子们,枪法太糟糕了,来,朝这儿打!”

我记得那是个冬天的下午,在我们九连的饭堂前面,房檐还挂着冰凌,雷处长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腰板挺直,目光深邃,眺望着远处如血的残阳,进入到一个忘我的境界。他像牛虻那样,深情地朗诵牛虻慷慨就义前给恋人留下的那首小诗:“不管我活着,还是我死去。我都是一只,快乐的牛虻!”这番景象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就是在那样一种氛围中,我们的情绪被英雄的气概点燃了。交上血书,我和我的战友就上了战场。坐在南下的火车上,我的脑子还在回旋牛虻的形象,幻想着在即将到来的战场上,能像牛虻那样英勇战斗,能像牛虻那样笑对死亡。我相信,做这样的英雄梦的,不只是我一个人。虽然我的梦想没有实现,但是,我们九连首战孤山,抵近射击,全连荣立一等功,被原广州军区授予“炮兵英雄连”。我那个连队,指导员赵蜀川荣立二等功,副班长王聚华被授予“二级英雄”称号,我本人也在那次战斗中立了三等功。

后来,我经常想,王聚华能够在全身十几处负伤的情况下、怀抱装有引信的炮弹而顽强挺立,指导员赵蜀川能在千钧一发之际接过炮弹填入炮膛发射出去,从而避免了炮毁人员的悲剧,是什么精神在鼓舞着他们?战前看的那些电影,雷处长给我们讲的那些英雄故事,有没有对我们九连产生作用?我一直深信,是产生作用的,而且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文艺战士站在时代前沿,成为战斗力的重要构成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一名军队的女作家选择在立冬之后启程到西藏去。她对领导说,我就是想看看,在最冷的季节里,西藏女兵怎样生活。那时候部队刚刚授衔,文职干部没有军装,她一路上要不停地向部队的同志解释,我是军人,我是军人,是不发军装的军人……就这样解释着,她来到了日喀则第八医院,住在原十八军进藏时修建的土坯房里,四处漏风,枕头边上放着手电筒和治疗胃病的颠茄。她在寒冷和孤寂中坚持了一个多月,采访了上百名官兵和家属。生活积淀的厚度成就了她的艺术创作的高度,西藏归来,她写下了报告文学《她们在高原》和《有这样一个文工团》。此后不久,军委机关就下发了有关改善西藏女军人生活条件的通知。9年之后,这位女作家出版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在天堂等你》。她的名字叫袁山山。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两次南方边境局部战争中,始终活跃着一支文艺队伍。徐怀中、李存葆、程步涛、韩静霆、朱秀海、周大新、雷抒雁、周涛、庞天舒等人先后奔赴战区,创作出《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凯旋在子夜》《少女眼中的战争》等作品。作家出现在一线,甚至火线,大大鼓舞了部队官兵的士气。此外,在1998年抗洪、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等近些年重要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当中,军队文艺工作者始终不曾缺席,并创作了一大批以题材的重要作品。

事实证明,即便在和平时期,只要面对重大任务,我们军队的文艺工作,仍然是一支重要的突击力量。在最危险的

地方,都有文艺工作者活跃的身影。与人民军队前进的步伐同频共振,水乳交融,是军队文艺工作者的鲜明品格。特别值得我们记住的是,在我军执行历次重大任务中,还有大批活跃在一线的基层业余文艺骨干,他们同时又是战斗员,直接战斗在一线。以我所在部队为例,1979年,惟一牺牲在前线的女兵郭蓉蓉,战前是师业余文工队的演员;广西前线诞生的第一个一级战斗英雄、代理排长王惠坤,战前也是文工队的演员;还有一个人,是本师宣传队的编创,打仗的时候是侦察连的副班长,在战斗中负伤,战后写了短篇小说《遥远的黎明》《横渠捣古城》,他的名字叫何继青;还有荣获二等功的吴子连、张力平、李云、江耀辉……文艺滋养了战士,战斗灌溉了文艺,文艺和战斗就是这样血肉相连。

当前,军事文艺应引领时代风气,为改革强军提供正能量

当前,我军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正向纵深发展。在这样的重大历史阶段,军队文艺工作者必须尽快找到自己的战斗位置,尽快受领战斗任务。

应尽快融入改革强军的现实语境。当前正在进行的改革,是整体性、革命性变革,前所未有的。我军从几十年前沿袭下来的传统模式中脱颖而出,整体风貌迥异于我们的传统经验,这就要求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以最快的速度深入到改革一线,密切关注深化改革的“风雨雷电”,感受强军风采,洞悉强军内涵,捕捉强军信息,特别是研究新结构、新编成、新任务之下军人的情感命运和矛盾冲突,掌握一手的鲜活资料,在更大的坐标、更高的起点上讲好强军故事。

应尽快熟悉未来战争特征。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我军造就了一大批亲历战争和目睹战争的作家和艺术家,创作过许多具有思想和艺术双重价值的文艺作品。如今,时代又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我们再以传统的战争经验来书写未来战争,必然是可笑的、捉襟见肘的。因此,我们要开阔视野,了解未来战争的目的、手段、样式等基本命题,从而创作出具有时代特征和贴近未来战争实际的作品。加强信息化战争军事理论修养,是强军目标为当代作家和艺术家赋予的全新课题。这一课,必须尽快补上。

应加强队伍建设。“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文艺事业要实现繁荣发展,就必须培养人才、发现人才、珍惜人才、凝聚人才。”投身改革强军,书写人民军队新的篇章,必须有一支热爱军队、熟悉军队、面向未来、预见未来的文艺队伍。除了依靠现有文艺工作者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更需要加强军事文艺教育,着力培养新一代文艺工作者,确保后继有人,确保理想信念始终成为军队文艺创作的生命线。

应加强品德修养。改革强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大变革必然带来利益调整。大局之下,包括作家和艺术家在内的每个人,都必须坚持崇高的理想信念,做到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和军队利益。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创作的每一部优秀作品,我们个人做出的每一份奉献和牺牲,都是中国梦和强军梦的一部分。不为任何利益驱使,不为任何私利动摇,讲好强军故事,塑造强军英雄,传递强军力量——这是我们的神圣使命,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一定是。



本报讯 “轻装简从、吃住营连,行军战斗化、管理正规化”。近日,火箭军政治工作部适应部队深化改革要求,组建由舞台艺术、文学美术骨干为主体的砺剑文艺“轻骑队”,第一批20多名队员穿上迷彩装、背起行囊、扛起队旗,奔赴驻扎在大山深处、戈壁高原的火箭军旅团部队。他们进阵地、蹲营连、上哨所,捧出一片深情,燃烧一团火焰,一边慰问演出、一边辅导骨干、一边倾心采访、一边创作加工节目,用歌声、舞姿、旋律、画笔展现基层火热战斗生活,彰显出文艺“轻骑队”的兵形象、兵情怀、兵境界,赢得官兵纷纷点赞。他们在火箭军部队留下的精彩足迹,也让人们再一次思考在新形势下建设文艺“轻骑队”必须把握的内在规律。

文艺“轻骑队”首先要有“轻”的鲜明特征。在烽火硝烟年代里,我军战地宣传队三五人或十多人组成一队,轻装上阵、便捷灵活,或穿梭于浩浩荡荡的行军队伍中,或出现在险象环生的枪林弹雨里,或服务于艰苦简陋的宿营地,用现编现演、鲜活灵动的一段快板书、一首战斗歌、一幕活报剧等,生动形象地反映部队官兵舍生忘死、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鼓舞军心、凝聚士气,激发官兵一往无前、所向披靡的钢铁意志。因此,文艺“轻骑队”必须摒弃靠人多势众强声势压阵脚、靠大阵容大作作博“眼球”、靠浮夸包装装潢门面的做法,洗尽浮华,回归“轻骑队”小而精、简而快、轻便而不轻飘的本色。在职能定位上,应树牢士兵第一、基层至上的思想,把火热的演兵场和军营作为第一位,把广大官兵作为表现主体,找准军旅文艺价值的根脉、定位和舞台。在人员组成上,应着眼部队需求、综合队伍现状,注重一专多能、一人多用,兼顾各艺术门类的协调配合,精心组织集创作、编导、演出、服务于一体的精悍队伍。在服务模式上,千里转进、机动灵活,不带复杂道具,不受部队训练工作环境场所限制,因地制宜、因陋就简,部队演训任务到哪里,舞台就搭在哪里;官兵在哪里,文艺演出、骨干辅导就到哪里。做到行军一辆车、演出一台戏、吃饭一张桌,切实以轻装便捷适应基层部队点多线长、分散布防、随时服务的需要。

文艺“轻骑队”履行特殊使命任务,必须葆有“兵”的样子。“轻骑队”的队员应该坚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初心,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杜绝蜻蜓点水、走马观花的飘浮做派,把基层部队当作艺术的“源头”,以无限的崇尚和敬畏之情,扎到备战打仗第一线,吃部队家常饭、睡连队硬板床、练官兵基本功,用一颗兵心体验基层火热生活,用一片真情感悟官兵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切实与基层官兵交朋友、心连心,锤炼革命军人的政治信仰、精神意志和情感追求。当然,历练如此涵养素养和高尚品德,并非易事,如果没有强烈的使命责任感和情感能动性,即使到了基层连队,按要求穿上了迷彩服、戴到了“五筒”,仍然会人在军营心在外,对个人的名利得失心存纠结,与官兵离着心、隔着情,说起话来缺乏“兵语”,干起事来没有“兵心”,思考问题不懂“兵情”,一举一动、一招一式仍然难像个兵。这样搞创作、演节目,自然很难体现出文艺“轻骑队”的韵味和骨骨,很难做到事半功倍、成效显著。

文艺“轻骑队”释放精武制胜之道的精神能量,必须始终彰显军味、战味,发挥催征战鼓、冲锋号角作用。那些荒诞不经、虚无缥缈的靡靡之音,与战士的血性豪气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同基层官兵生活密切接触的文艺“轻骑队”,必须始终坚守威武、阳刚、胜战的创演风格,不论是起草宣传标语、战斗口号还是创作小品、曲艺节目,不论是吟诵诗词、演唱歌曲还是表演快板书、舞蹈节目等,都要诠释新一代“四有”革命军人的信仰、信念和血性胆气,展现官兵特有的战斗品格、战斗情怀、战斗精神,在作品中塑造一个个有勇有谋、有血有肉的铁血战士形象,激励官兵练兵不懈怠、备战不松劲、打仗不胆怯,向着胜利一往无前、冲锋不止。(郭振建)

电影《血战湘江》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5月5日,由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中国电影家协会、八一电影制片厂主办,《电影艺术》编辑部、北京亚细亚影视制作发行有限公司承办的《血战湘江》专家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影协秘书长饶曙光主持,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领导、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张宏、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李准、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黄会林、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颜磊、该片导演陈力,以及众多专家学者与媒体记者参加了研讨会。《血战湘江》作为八一电影制片厂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和献礼党的十九大影片,得到了与会嘉宾的极大肯定,认为《血战湘江》是一部军事题材的力作,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创作方面具有开拓意义,是长征题材电影的新突破。

(马天宇)

周福林油画展在京谢幕

本报讯 日前,油画展《向前·向前》在北京81美术馆落下帷幕。作者周福林是海军南海舰队的青年军旅画家,作品多次获得国内外大奖。此次展出的40余幅作品,主要取材于军事训练、军营生活中一个个精彩动人的场景,其中包括多幅反映海军陆战队官兵训练的作品。画作气势恢弘,不仅是画家深厚艺术功底的一次集中展示,更是对新一代革命军人“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精神实质的生动诠释。观展专家表示,这些作品紧扣军营旋律,生动感人接地气,洋溢着浓郁的兵味和战味,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代军人的精神风貌,有着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吴官鹏)

前线文工团组织业务整训

本报讯 改革是一场大考,也是一块试金石,最能检验出一支队伍、一名干部的“含金量”。前线文工团各业务队近期组织了一场新年度业务整训汇报表演。在此之前,团里已收到干部退队工作通知,部分业务骨干已经被列入退队名单,但他们一如往常地认真参加整训。在他们心里,为兵服务的脚步从未停下,对军事文艺殿堂的热爱依然执著。

一年一度的业务整训工作,是文工团业务和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抓手,主要内容是进行业务素养、剧目创作和思想整训。今年该团党委部署了为期40多天的整训,安排各业务队进行跨界训练,请老艺术家上大课,按照下部队慰问演出的标准抓创作、抓表演。在整训中,各业务队几乎没有休过一个周末。他们为什么这么拼?舞蹈队教导员苏娜坦言,因为很多人都清楚,这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整训汇报了,都希望给自己留下完美记忆。

前线文工团前身是新四军的前线、拂晓、抗敌等文艺剧团,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始终把握“为兵服务、为战斗力服务”的艺术方向,形成了“战斗的抒情”艺术特色,创演了《霓虹灯下的哨兵》《虎踞钟山》《东进序曲》《丰收歌》《小城雨巷》《牡丹亭》等传世之作。作为国家和军队的重要文艺团体,该团曾多次跟随党和国家领导人访问演出,年年担负国家文化部“四海同春”慰问全球华人华侨演出任务。看完此次汇报演出后,老艺术家乔梁格外激动,“这就是前线精神,众志成城、坚韧不拔,勇于攀登、一丝不苟。前线的精神在传承,前线的血脉还在奔腾”。

作为这支优秀团队的血脉,每一个“前线人”都是一颗“火星子”,不论走到哪里,都有责任把前线的精神传承下去。话剧队演员张红爽春节期间下部队体验生活,编写了一台反映官兵投身军改的情景话剧。电视剧组筹拍的电视连续剧《蓝军出击》,正在紧锣密鼓拍摄当中。稳住心神不乱,铆住事业不停。文工团政委温松华直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和担当,今天,前线的接力棒交到我们这代人手中,我们决不能给历史留下欠账。”为此,团党委审时度势,按照“剧目建队、一专多能”的要求廓清人员思想认识,要求大家跨界学习,掌握多个艺术门类,按照下部队的要求,轻装、简便、多能,抓好业务整训。舞蹈队拓展了话剧舞台艺术训练,歌队和话剧队进行了舞蹈形体训练,演员看了剧本……导演蔡向亮结合上世纪80年代参加边境作战慰问演出的体会谈到:“当时我在前线是说相声、演评书、跳舞唱歌样样都参与,这是战争对部队文艺工作者的特殊要求,也是部队文艺工作者应该回归的样子。”

在前线文工团舞蹈队练功房的墙上,有一句概括历代前线人艺术追求的口号——时间只记住精品,艺术只承认一流。“不管时代如何变换,我们都要发扬一代代前线人追求精品、追求一流的‘匠人精神’,锲而不舍、精雕细琢,坚持‘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执著追求。”团长李春燕说。(温松华 齐晖 陈金福)



本报讯 南部战区礼堂里歌声嘹亮,一部由战士文工团演出的大型情景组歌《我的南海》近日于广州成功首演。这是我国第一部以南海为题材的情景组歌,是获得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中国文学艺术发展专项基金资助的项目,也是一部向中国人民解放军90华诞献礼的原创音乐作品。

组歌《我的南海》由16首曲目组成,分为序、祖宗海、美丽海、相思海、英雄海和尾声六大乐章,全部歌词均由战士文工团词作家苏虎创作完成,作曲则由战士文工团编创室原创作曲员金旭庚和战士文工团作曲家张胜、王小淞、熊亮担纲。在谈到这部作品获得成功的原因时,金旭庚说,通过音乐对南海文化与历史的挖掘和传播,能让人们更快、更及时地了解南海历史与南海主权属性,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守卫南海的决心意志,这也是中国音协决定向中国文联报送这部作品的主要原因。总导演王阳介绍说,组歌第一次从南海人文的角度,在“一带一路”重要起航海域,通过四代“高脚屋”的变化,一位“守礁王”的成长进行戏剧链接,推动组歌剧情发展和情感递进,再现南海沧桑历史,讲述官兵强国强军之梦,宣示南海领海主权,展示新一代革命军人守卫南海的铁血雄心和爱我国家的豪迈情怀。作曲家张胜说,组歌中,一幕幕能打仗、打胜仗的强军气概和南海的风情画卷交相辉映,部队官兵枕戈待旦、随时准备上战场的战斗精神扑面而来。作曲家王小淞和舞美设计黄天波则感叹道,参与这部组歌的创作,让大家感受

到一种冲击心灵的力量,这是来自南海的力量,也是来自家国情怀的力量,词作者苏虎介绍说,当前或更长的一段时间内,南海都将是国际国内关注的焦点,受传统“陆权至上”思想的束缚,我国曾在很长时间里海权意识薄弱,而在海权意识觉醒的今天,我们的文化艺术工作者也应该为之而呐喊、宣传、助威和宣示。

据悉,在这部组歌创作期间,词曲作者曾多次深入海口、三亚、湛江、江门、汕尾,特别是三沙市等地采风,所创作的歌曲也极具时代性、地域性与历史意义。如女声独唱《祖宗海》:“女媧补天时,流下一滴泪,落在南中国,流成南海水……”将南海历史从女媧补天的传说写起,重现了古人的智慧;男声独唱《七下西洋》则将郑和下西洋的重大历史事件和约定俗成的“七下西洋”四个字写成了歌曲,从中可以感受到,郑和七下西洋传递的是和平友谊,传播的是中华文化;女声独唱《北纬九度四十三》则再现了1988年赤瓜礁“3·14海战”那段光辉而悲壮的历史,也艺术地再现了第一代高脚屋守礁战士的艰辛;女声独唱《煮一壶月光等你》因其对军旅爱情的全新表述与演绎,刚刚在全军原创歌曲征集中获得一等奖;男声二重唱《因你不去》唱出了海空英雄王伟等若干英雄的故事,也因感人至深的爱情和爱国主义情怀成为组歌中最催人泪下的作品。

这部情景组歌在广州首演之后, 将赴全国各地巡演。

(程洪浪)